

风物 深度

日本村落里的隐世书店：不卖畅销书但把冷门书卖到再版

“虽然庭文库也卖书，但我最想做的是‘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的地方。”



窗后是庭文库的北庭。摄影：林琪香

特约撰稿人 林琪香 发自名古屋 | 2021-10-30

百瀬雄太的声音很小，一个远雷就能将之盖过。我们站在庭文库北面走廊上，那里本来就暗，直到听不到百瀬雄太的嗓音，才意识到天气突变。穿过诗集的书架、建筑与地域再生相关书籍的书架、与吃相关的书架，绕过摆满绘本的桌子，眺见南庭外灰蒙蒙一片，天空哗啦哗啦在倒水，百瀬雄太赶紧又往里走，把老房子的落地窗扉拉起来。太太実希身上套著背带，里面塞了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儿，行动有点不便。原本喝著咖啡的客人，见店主们忙成一团，也立时爬起来，迳自纯熟地把窗户拉起关好。扰攘了一阵，雨天总算给隔在老房外。

庭文库位于岐阜的惠那市笠置町，是那种被认为“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邻居们大都是老人家，最近的一家便利店在逾四公里外，要购物的话必须开15分钟车往市中心，而到惠那市的JR列车，除了通勤时间，每小时只有两班。

百瀬雄太在2015年从东京迁回这个他度过了青春期的城市，花了一整年调整被东京都会压坏了身心，每天不断地散步，看山、看河、看石、看草、看虫。每天相近的路径，每天风景都不同，他感到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其实什么都有。翌年，当时交往了数个月的女友実希也带著被东京累坏了的心灵迁来了。两年后，在这片教他们平和喘息风景里，有一家他们开设的书店——庭文库。





在庭文库中，二手书及新书混在一起陈列。摄影：林琪香

在庭文库的怀孕相关书架里，找不到育婴手册，正如在其现代文学书架上找不到村上春树，在国家民族的书架上找不到旅游指南——庭文库里没有畅销书。不卖畅销书，因此其他被冷落的书得以被看见

让书被看见

初次来庭文库正值夏季，车子自山下沿著狭窄山径缓缓往上爬，停在石垣前的停车场上，浦抬头顿见一幢古民宅精神抖擞地伫立在石垣上方，顶著蓝天。如此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此的古民宅，居然是一家兼卖新书的二手书店。

日本古民宅里的四季，都是过得轰轰烈烈的，冬季时空气冰冷刺骨，夏季无风的日子，人处室内彷如包裹在一床湿透了的棉被里。那个夏季午后在庭文库内，皮肤黏答答的，在几把累极了的风扇摇头摆脑的陪伴之下翻著书。记得当天在跟怀孕相关的书架中带走了一本名为《胎儿的故事》的书，是科学及医疗记者最相叶月跟妇产科及遗传学科教授增崎英明的访谈，内容是从医学角度看人类对胎儿的已知与未知。在庭文库的怀孕相关书架里，找不到育婴手册，正如在其现代文学书架上找不到村上春树，在国家民族的书架上找不到旅游指南——庭文库里没有畅销书。

“畅销书在车站附近的书店就可以买到了。”实希说，他们不想庭文库的书籍与之重复。卖书的盈利不多，薄利必须多销才能营运下去，然而，与其以畅销书匆忙地吸引大批客人，他们宁愿以自己步调把书一本本仔细地卖。雄太说他喜欢能与之对话的书，即使初读时读不出头绪，也能引起思考。实希则喜欢诗，因此除了专放诗集的书架外，店里各处都见到诗集的踪影。不卖畅销书，因此其他被冷落的书得以被看见。





雄太认为庭园是界乎隐私与公开的空间，这是他们的地方，同时人们可以自出自来，这是他们把书店取名庭文库的其中一个原因。摄影：林琪香

雄太用心为地客人推荐此书，至今此书单在庭文库内，便已卖了八百多本。而这本被冷落了19年的书，因为这家小书店，成功地再版了。

日本大部分小书店，都是与发行商合作的，发行商因应书店的位置、人流，来决定给书店供应什么书，来了什么，书店便卖甚么。换句话说，发行商决定了什么书会送到读者面前，很多读者群狭窄的书即使内容再精彩，也难以上架。庭文库由一开始，便采取直接与出版拿书的方式，确保书店里的书都是自己喜欢的，觉得值得读的。好些长时间无人问津的书，在庭文库中重见天日，其中一本是艺术家及艺术人类学者中岛智撰写的《文化中的野性——艺术人类学讲义》。

中岛智在三十多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医生宣告他的寿命只余五年。自此，他到非洲象牙海岸、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中国云南省、冲绳等，探访当地的少数民族并作艺术及人类学的考察。医生的预言不应验，考察进行了十多年，至今他仍健在。此书记录了他在各地考察的过程里，对自己的创作、艺术的本质的思考，以及萨满信仰与艺术根底互通的观察结果等。书籍出版于2000年，雄太在数年前读到，感到震撼不已。书中提出艺术及音乐为宇宙万物中本有，非人类刻意创造，而是人类与万物交汇诞生，甚至是艺术与音乐迳自降临至人类身上的观念，雄太深感共鸣。“这么好的书，我想让更多人读到。很多好书都是因为书店店员没有用心解说，才被读者错过的。”雄太说。





因为庭文库的“店主喜欢的书，要卖1000本”计划，中岛智19年前发表的《文化中的野性——艺术人类学讲义》得以再版。摄影：林琪香

他联络了《文化中的野性——艺术人类学讲义》的出版社现代思潮新社，进了三十本，以一家位于人烟稀少的村落的书店来说，实在是不少的数目。三十本卖光，他们想若书卖得好，出版社为其再版的话，会是很棒的事。于是“店主喜欢的书，要卖1000本”的计划诞生了，《文化中的野性——艺术人类学讲义》占了店中当眼的书架近一整层，雄太用心为地客人推荐此书，至今此书单在庭文库内，便已卖了八百多本。而这本被冷落了19年的书，因为这家小书店，成功地再版了。

与钱无关的事

这天岐阜县仍挂上疫情的紧急事态宣言，实希原猜想今天书店定冷冷清清，想不到四组客人同时来了，有来自市外的，也有居于附近的木工家，意外热闹的一天。庭文库开业之初，来的多是名古屋居民，个多小时车程的距离，客人们当作是远足。近来因为地方媒体的报导，才多了本地访客。有客人逛完书店后，在向庭园的位置坐下来小歇，于是雄太被实希招去冲咖啡。

庭文库的庭园内是蔓生的杂草，庭园外是墨绿翠绿层层交叠的大树与山峦，山峦下是潺湲的木曾川。山、河、古民宅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他们希望不管是惠那市的居民，还是市外的人，来到庭文库，会爱他们所爱。



自庭文库看到的木曾川景色。摄影：林琪香

“世上很多事，都是跟钱无关的。”金钱以外，更需要信任与情谊。

实希移居惠那的最初两年，于市役所参与地域再生的工作，经介绍下认识了这幢位于山上的房子，她和雄太都觉得，这里开店的理想地，却想不到一接触屋主便碰壁——屋主拒绝租给他们。“两个一无所有的年青人，突然说要在这游人稀落的地方开书店，屋主的不安也不难理解的。而且屋主很喜欢这房子，他希望租客会认真地善用它。”实希及雄太后来花了一年时候跟屋主打交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总算说服了对方，把房子租给他们。“虽是老掉牙齿的想法，但这件事让我真切地感到，世上很多事，都是跟钱无关的。”金钱以外，更需要信任与情谊。从开始筹备庭文库至今，她深深体会到这道理。

在房子仍未租得成的日子，朋友建议雄太及实希办流动二手书店，在跳蚤市场摆摊。可跳蚤市场的举办日期，就在朋友提出建议后的两星期。建议虽好，但要办书店先得有书，一时之间书从哪里来？实希想到了Twitter。她在自己只有100名追踪者的Twitter帐号上公开邀请大家捐书，心想能收到60本便能摆摊，想

不到她的帖子在网路上给广传，东至熊本，西至东京都有人把书寄来，他们收到了数百本书，二手书摊顺利开业。后来成功跟屋子签下租约，居于东京的朋友主动替她招募二手书回收，开车在日本全国作环岛旅行收集书籍。至今，他们书店内的二手书，不少都是凭借各地亲切的人们的心意，而收集得来的。

实希想起一位伯伯某天奉著大量的旧书到来。“他原本想在名古屋把书卖给二手书商，但对方开的价钱太低了，他宁愿把书送给我们贩售，任我们标价。因为‘低价卖书，就像低价出卖回忆一样。’”他们想要给钱给送书来的人，但大家都知道经营书店不容易，都拒绝了。旧书送到他们手上，他们挑选合适的放在店内，流行读物就交到其他二手书商。

“书店是唯一一种店舖，你不作任何花费，也可以自由进出，安心地逗留。或许因此，我才想开书店吧。虽然庭文库也卖书，但我最想做的是‘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的地方。”

“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

连他们自己也想不起开二手书店的念头从何而来了，但记得当初他们想开设的是一个让人聚集的场所。实希搬到惠那的首半年，尝试融入自己生活的社区，参加过成员都是老婆婆的草木染班，同时发现市内没有让年轻人交流的地方。

“小百本来好像是打算开咖啡厅或酒吧的，而我，朋友说我在东京时便说：‘搬到岐阜县后要开家书店’，但我实在想不起来。”实希边摇著女儿边说。她称百瀬雄太为小百。“我们好像也讨论过要开咖啡厅，但市内已有很多，可能因此而想到要开可以喝咖啡的书店吧。”对于雄太来说，这个场所不管是甚么形式的店，最重要的、必须聚集到的，是他们自己。“若自己都感觉不自在，就没有意思了。”雄太说。

谈起自己的过去，雄太的声音盖了一层薄雾。11岁时父母离异，至今他仍清楚记得随母亲自东京往岐阜老家的车上呆望著的天空，首次感到人离合散聚，最终都是各散东西。自此他开始对人生产生各种怀疑，不明白人何以诞生、生存目的为何。至后来进大学修读法律，每天看著人杀人与被杀的案件，越发抑郁，难道人生的出口就只有死亡？雄太形容自己那时心生病了。在他感到世间茫茫时，诗给了他一个容身之所。

可是奈郎

夏天就要来临

崭新而又无限宽广的夏天就要来临

而且

我还会走去

迎接新的夏天 迎接秋天 迎接冬天

迎接春天 期待更新的夏天

为了知晓一切新的事物

而且

为了回答自己的所有提问

谷川俊太郎年青时在爱犬奈郎离世时写了这诗（全诗见文末），数十年后给予雄太难以言喻的力量。“即使人生抱著各种疑问，就边寻找答案，边好好走下吧。”雄太说。他后来从法律转到总合政策研究，自行定了研究题目为地域艺术，毕业后虽然自感无法适应社会，还是当上程序设计员。因过长工时而磨坏了身心的他，回到老家后更想建立一处供累坏了的人们自在歇息的地方。



雄太及実希在感到人生艰难时，都被诗拯救过。在庭文库各个角落里，都能找到诗的踪影。摄影：林琪香

她深信就算印刷量再少、无人问津，说不定某天会像她喜爱的宫泽贤治的诗作一样，感动到数十年后、百年后的人们。

“在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忙得不得不丢弃自己心灵的时候，若有一个地方，可以暂时摆脱物理上的时间，回归到自己的时间里，该是很不错的事吧。”雄太说：“书店是唯一一种店铺，你不作任何花费，也可以自由进出，安心地逗留。或许因此，我才想开书店吧。虽然庭文库也卖书，但我最想做的是‘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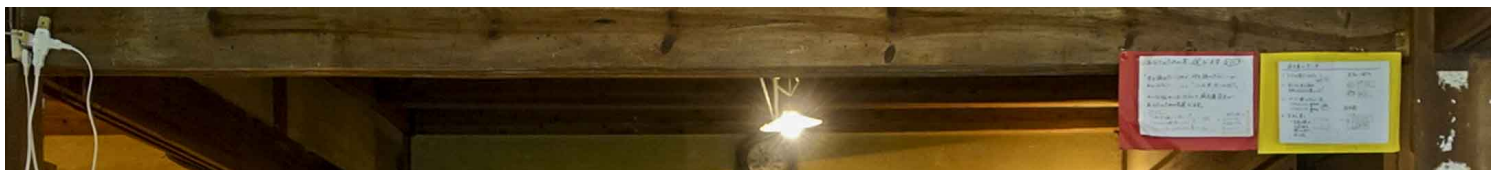
回想起来，雄太也被书店“收留”过。离职后仍待在东京的日子，家附近一家二手书店的老板跟他特别好，有天老板邀他在书店的角落弹结他唱歌，雄太唱歌，老板请他喝酒。离职后茫然的日子里，他于书店歌唱，浸泡在自己歌声中，回到了自己的时间里。现在于庭文库，他仍不时随兴地拿著结他坐在庭园里唱歌，随兴地在开店的时候安然地读自己喜欢的书。他与实希建立的庭文库，收留了他自己。

在书店撒一把种子

他们最初的计划其实不止是书店，现在经营的也不止如此。当初他们为了修葺老房子在网上集资，计划是“可以留宿的书店”，募得数百万日元把房子破旧的部份修葺了，房子内大量的垃圾及杂物，也在村民及经营流动书店认识的顾客帮忙下清理掉。书店开张了数年，民宿也筹备得七七八八了，却遇上疫情，孩子的出生，只好暂时搁置。

庭文库曾经举办过好多活动，摄影展、音乐祭、写诗会、读诗会、冲绳民谣音乐会、草木染工作坊等等。开店初期的都是他们主办的，后来有不少都是客人们策划的，客人提出的，他们觉得有趣，便借出场地。当中更有七岁的小孩策划了“欢迎来到休息商店”活动，请客人来放慢脚步好好休息。书店内的活动，也因疫情而暂停了。

雄太和实希还有很多事想做的事，很多等著他们做的事。以惠那农家为主题的民宿、各个集结人们的活动，还想利用本地食材做些点心，让访客从味觉感受惠那市的美好。去年年初在实希的主导下，他们成立了あさやけ出版（中译：日出出版），在网上筹款出版了两部诗集《声》和《石》，均是诗人石原弦的作品，接下来，希望能替有缘的作者出版著作，不管是诗、小说或散文。她深信就算印刷量再少、无人问津，说不定某天会像她喜爱的宫泽贤治的诗作一样，感动到数十年后、百年后的人们。





今年6月，百瀬家添了新成员，现在每天跟父母一起顾店。摄影：林琪香

访问结束前，请雄太演唱一曲，他有点犹豫，说结他的弦生锈了，但还是拿起了结他，坐在玄关上，背對著我们。雄太调了音，拨了几个和调，良久，才听到低回的歌声，清亮而透明的，仿佛自湖底缓缓涌上，飘浮于山蛮与河川之间。他说这几年已放弃了写乐谱与填词，歌曲与当中的用字，都是此时此刻此地中擅自降生的，如同心里有一棵奇异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开出不同的花。

他们也在庭文库撒了的一把种子，迎著惠那市的风，吸收著萍水相逢的人们捎来的营养，不管是否果实累累，长出的小树，都够走累了访客乘凉休息。

奈良

夏天就要来临

你的舌头

你的眼睛

奈良——给被爱的小狗

你午间的姿态

附录

——谷川俊太郎

此刻清楚地在我眼前复活

你只感受过两个夏天

我已经知晓十八个夏天

且又想起自己还有跟自己无关的各种夏天

拉菲特之家的夏天

新的夏天来临

然后我会渐渐知晓很多新的事物

美的事物 丑的事物 仿佛让我精神振奋

淀的夏天	奈良	和悲伤的事物
威廉斯堡大橋的夏天	夏天就要来临	于是我质问
奥兰的夏天	但这不是你在的夏天	到底是甚么
然后我思考	是另外的夏天	到底是为甚么
人类到底能感受多少回夏天	是完全不同的夏天	到底该怎么做

	可是奈良
	夏天就要来临
	崭新而又无限宽广的夏天就要来临
奈良	而且
你死了	我还会走去
像不让任何人知道一样独自去了远方	迎接新的夏天 迎接秋天 迎接冬天
你的声音	迎接春天 期待更新的夏天
你的感触	为了知晓一切新的事物
甚至你的心情	而且
此刻清楚地在我的眼前复活	为了回答自己的所有提问